

# 正当梨花开满天涯

□米丽宏

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，说的是雪；可我在那慵懒的冬夜，总喜欢反着走，由雪回到梨花。梨花让人心生温暖。

梨花还香。李渔说，“雪为天上之雪，此（梨花）是人间之雪；雪之所少者，香，此能兼擅其美。”这老头儿此说，很老实。

梨花的名字，都很动人。一读再读，读出一一种孤清的美感。她的花瓣间，像栖着淡逸的影子，有空廓的远意；更兼她有素净的颜色。这颜色，白。一般说来，白色不讨巧，不会取悦于人。但对于人来说，若只欣赏艳得惹人诧的牡丹玫瑰，他实在算不得心灵丰满。那些外露的艳，易逝，也易迷心；折射得那些赏者，缺一点风骨，缺一点清润之气，还缺一点亲情常在的温暖。

内在的东西，会更长久。比如，梨花白里含着着的静，静里面，含着着的澄澈，晶莹，和温暖。

古人赏梨花，大致离不了雪。“砌下梨花一堆雪，明年谁此凭栏

杆？”“冷艳全欺雪，馥香乍入衣”“常思南郑清明路，醉袖迎风雪一棱”……也就是雪，除此，哪个质地堪比梨花？

梨树，在我老家，是庭院树，家家有。清明过，梨花起。说开，哗啦啦，一夜之间，全白了，晃人眼。古旧的石头墙，古旧的木窗格，或许还有一架枯干的木梯子。一树梨花，就在这背景上，嗡嗡洋洋地开。树下，我的母亲，总是在忙碌着，如今，她算是把这个特点，一点不剩地传给了我。不管什么日子里，手边总是有事做。

地里的事情忙完，她采来野菜，在梨花纷披的树下，择好，洗净，剁成馅儿，包没有肉的饺子。剩下的一大堆，稍微洗洗，粗粗剁剁，熬一锅猪食。

她还会在春天，不停地改造我们那个破落的房屋，把锅灶，拆拆砌砌，从东厢房搬到西厢房，第二年，又从西厢房搬到南厢房；把屋里的家具，一件一件挪过来挪过去；主房里，还打过好几次，今年是在这里，第二年，看看不好，又换那里。我娘心性高，她总

想把家改造成她向往的样子，可是，贫寒的家境，无论如何都满足不了她简单的愿望。一次次地，她在梨树下，和泥，刮那些废砖头，挽着袖子，像男人一样，两手泥巴，一脸汗水地忙乎不停。梨花纷纷落，落她一头一肩，那时，她的头发乌黑，面容鲜亮。

几度梨花飘，娘的头发花白了，眼花了，疾病折磨得她枯干瘦弱。晚年，她常坐在梨树下的花凉里，为我们姊妹三个的孩子，拆洗棉衣，为我父亲做鞋。累了，会靠在梨树干上，歇一会儿。梨花，飘，很安静。

曾经白居易说，“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”，他的梨花，连着香雪美人；我的梨花，却与烟火很近，单纯的干净，切肤的温暖，是母亲的背景。那永远再回不来的图景，以一树梨花的样子，留下伏笔，待我以后的日子，慢慢摸索着，一次次回忆起来，温暖自己。

去年春，我在南山意外邂逅一树梨花。它生在山顶，杂树掩映，不开花的日子，看不到它。这时节，开了。跟我

家的梨花比，她少一份家常的温暖，多一点清逸的寂寥。嗡嗡的蜂唱，也不能把它们的寂静拨开。一缕淡青，从芯里溢出，整朵花瓣，便是银碗里盛雪，让人叹息又叹息。

我在那花树前，呆了又呆，舍不得走；万千情愫，又不知从何说起？仅仅是一年之间，好多事情，忽然就变化了。在我，是无助地看至亲辞世，却没有一点挽留她的能力。那种锥心之痛，渐渐平复之后，一切便都淡了。

如今，我与一树不属于母亲的梨花，在野外相认。她们看着我，我看着她们，彼此默许着一致的地方，单纯简单，清醒自知，有一颗容易受伤的脆弱的心。这世间，必有一种植物，是长在心里的啊。

告别梨花回到生活，依旧会面对很忙的工作，依旧有抉择的艰难，局面的繁杂，人事的困扰。但是，我还是会沉浸到孤灯下一杯清茶的沉思。我不习惯色彩浓艳大开大合的华美，我愿意，用两册闲书，沉淀灵魂，在回忆里，接受一树梨花温暖的照耀。

或许因为是周六，还是春光明媚的好天气，那天除了我们这拨几十人的队伍外，还有老少三代的一家人，青春激荡的小青年，他们也都在这里踏青赏花，他们寻找不同位置的各种梅花，也在春风摇曳的翠竹里穿行，还伫立水草青青的池塘边拍照，尽显“春光美，人欢畅”的动人情景。

时近中午，我们准备返回；不过，你可别忘记应该在“铜陵梅园”大门口拍张照片做纪念。因为园内一处广告牌上清楚地介绍，“铜陵梅园”四个大字是由陈俊愉先生题写。此人何许人也？陈俊愉先生为本省安庆人，1950年丹麦皇家农学院花卉栽培科学硕士，中国花卉协会梅花腊梅分会会长，中国工程院院士，曾荣获中国梅花研究终身成就奖。“铜陵梅园”为陈俊愉先生亲笔题写。

# 水田漠漠成诗行

□徐红波

春风吹，草儿媚，目之所及，耳之所闻，皆是满满的春光。读到南宋诗人翁卷的诗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，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”，思绪不由得飞回儿时的乡村。

四月，是插秧的日子，也是春意最盎然的季节。田畈里耕田的男人驾着犁铧，一副将军重返战场的姿态，他的身后是一道道湿润的泥土。每一处泥土里都能孕育神奇，高高低低，大大小小，蔓延成满目的绿。野花早已遍野，带着乡村的野性和机灵，眨巴着白的紫的，黄的小眼睛。鸟儿叽叽咕咕，从树上到牛背，到田埂，不停地跳跃欢叫。

插秧的日子，是乡亲们最辛苦的时候。那时，父亲没有一天空闲，耕田，放水，施肥，日日在田间，早出晚归，风雨无阻。母亲协调好家里的事情后，还得挤出时间和邻居们换工。插秧的人都是左邻右舍，相互间算好了日子，你给我帮忙，我给你换工，一起度过这不容等待的春耕。有几次我试着也去插秧，哪知下了水田，在里面跌跌撞撞，迈不开步，好不容易站稳了，插下几棵，没一会儿，秧苗像有意嘲讽我，又都飘起来了。引得乡亲们的大笑：“丫头啊，还是去多读书吧，就不用学得这样

辛苦了！”

插秧也是乡村最欢快的节日。秧田和稻田有时是分开的，挑秧的多是男人，赤着脚在田埂上健步如飞，然后把一把把的秧苗均匀地抛在水田里，有人故意把秧苗甩到插秧人的身后，泥水四溅，引得众人哈哈大笑……插秧的人嘴里一串串的闲话趣话，一会儿打趣谁比乌龟还慢，一会儿羡慕谁家孩子读书厉害。但他们手上却没有停顿一下，都暗地里较劲儿，低着头，弯着腰，脚步后退。退到最后，一垄秧便插完了。唐朝布袋和尚曾写过《插秧诗》，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见水月中天。心地清静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”。在乡村，快乐是寻常纯粹的，诗意和哲理也是简单质朴的。

没过多久，一望无垠的水田里，布满了一株株纤细的秧苗，水灵灵，嫩生生，几茬春风春雨，就蓬勃成一首首绿油油的诗行。

老家有句俗语：小孩望过年，大人望插田。若干年后，我终于懂得当初父辈们插下的不仅仅是秧苗，更是一年的希望，我也懂得了哪怕梦想并不一定都能圆满，但快乐执著地前行，也是了不起的人生。

# 梅园赏梅

□杨信友

这天，自己接到朋友通知，周末将去郊外的梅园踏青。自己甚是喜悦，因为近期报纸发表过不少春游梅园的文章，都是描写梅园梅花的。其实，历史上文人墨客描写梅花的诗词可谓不胜枚举，如唐代李商隐《忆梅》“定定住天涯，依依向物华。寒梅最堪恨，常作去年花。”，唐代齐己《早梅》“万木冻欲折，孤根暖回春。村前深雪里，昨夜一枝开。”，宋代李公明《早梅》“东风才有又西风，群木山中叶叶空。只有梅花吹不尽，依然新白抱新红。”，宋代陆游《梅花绝句》“闻道梅花圻晓风，雪堆遍野

四山中，何方化身千千亿，一树梅花一放翁。”等等。不过到了现代，描写梅花的诗词虽然也是层出不穷，但是堪称经典，乃至千古流芳之作当数毛泽东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。”

上午九时许，我们来到了梅园。跨进大门，映入眼帘的是绿草茵茵的条条小路，姹紫嫣红的成片梅花，青翠欲滴的茂密竹林，一湾碧水的那块池塘；犹如一幅风光旖旎的画卷，让大家赏心悦目心旷神怡。我们踏着主园路慢慢前行，径直来到那片硕大面积的梅

花林，梅花开得正盛，远远就能闻到一股细细的清香，沁入大家的心脾。那白里透黄，黄里透绿的腊梅，那娇艳似火，红艳满天的红梅，那洁白如雪，白净无暇的白梅。花儿朵朵鲜艳，花瓣润滑透明，就像一颗颗价值不菲的水晶。尤为可贵的是，梅花还是百花丛中战冰雪斗严寒的傲骨之花。古往今来，无数文人墨客写下了那么多赞颂梅花的旷世佳作。正是因为梅花美，她把美丽留给了洁白无瑕的天地；梅花香，可又有谁知道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的艰辛；梅花俏，却“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”梅花，傲雪斗霜，以一抹余红换来春满大地。

# 春分时节说“春分”

□黄春山

立春——惊蛰——雨水——春分，中国农耕气象学上的第四个节气，就是说，气象概念上的春天已然过去一半，今年从2月3日立春到3月20日“春分”，共45天，尚有44天是春天的另一半，今年，如果没有算错的话，整个春天将于5月4日结束，和去年基本相同。

所谓春天，就像饭局，初始有点冷清，你推我让，各显淡定，不需多长时间，渐入佳境；就像初春，暖风渐吹，水也动了，花也开了，鸟也鸣了，人们开始褪去厚厚的冬装，露出光艳的一面，如同饭局上的人们，酒开始多了，话逐渐多了，五颜六色的姿态开始呈现，就像春天的前半，毫不顾及人们的感受，该开的开，该叫的叫，时冷时

暖，时晴时阴……春天的后半，就像饭局的后半场，桌上的佳肴，不论你端上来是如何的规整，形状是如何的好看——有“山”有“水”有“风景”，到此时，已很杂乱，就像此时的春景，花开始落了，也不顾及最初的矜持和羞涩，落在地上，一片狼藉。而此时，就像饭局上的人们，醉了，有的在那里大摆“龙门”，有的悄无声息地走了，走不了的，有的以桌当枕，有的以地当榻，有的扶得醉人归……哦！就像暮春一般，还有什么值得欣赏的？尽管如此，席中人仍然相约下次再聚，尘世中人仍然期盼下一个春天的到来……

# 空中看有色

周晨 摄



金冠铜业公司



铜冠（庐江）矿业公司



铜冠铜箔公司



铜官山下新风貌



铜陵有色公司机关大院新景色



金隆铜业公司



五公里尾矿库新景色



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